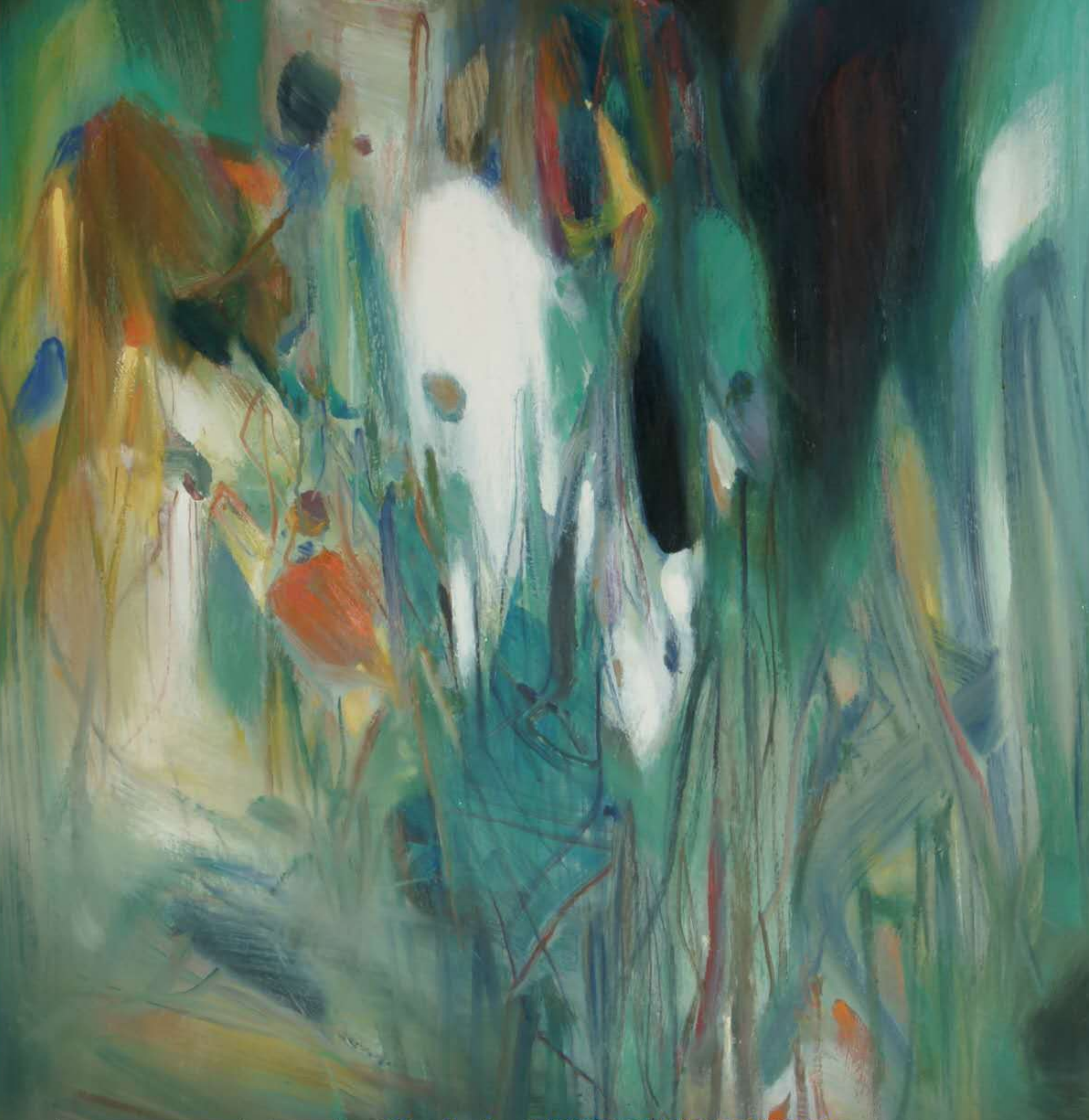


ART COLLECTION + DESIGN

藝術收藏 + 設計

國際中文藝術 • 收藏 • 設計 • 建築 • 生活美學藝術雜誌 201 JUN 2024



ISSN 1996-4323 NT \$220



9 771996 432007 06



Wandering VENICE 藝聚威尼斯專輯

朱德群：在星雲中／袁廣鳴之「日常戰爭」／專訪寶爾博物館董事長施劉秀枝
橫濱三年展褪盡鉛華的人文關懷／專訪張凱、弗朗索瓦·邦內爾、王加加

變中思變，萬象化一的終極之所 陳世英以鈦金屬雕塑參悟精神超越的本質

撰文 | 林純堯 圖版提供 | Wallace Chan



威尼斯聖母院教堂「超越」展場空間 (Photo: Federico Sutura)
左頁圖 陳世英 (右) 與「超越」展覽策展人詹姆斯·普特南合影於威尼斯聖母院教堂展覽現場 (Photo: Federico Sutura)

構想成就了一切。陳世英 (Wallace Chan) 的藝術珠寶已然達到審美的極致，而其藝術珠寶創作，如今看來也只是他創作宇宙中的一部分。從珠寶藝術到大型鈦金屬雕塑，陳世英從未定義自己的身份。對他而言，鈦金屬意味著想像力的出口，是對自我的突破與超越。陳世英放大了一個瞬息，引人望向神思的深處，我們不僅看到了純粹的意念之美，也發現了鈦金屬藝術的全新生命與可能。

永久的輪廓，萬中選一的時空

陳世英以精湛技術勾勒的工藝印記，構築了珠寶之美引人深深眷戀入迷的普世傳奇，那些被賦予哲思魅力的萬化造物如此幻化如生，超脫了時空之限的栩栩擬真。順應著既往的思路，陳世英寄情於微型與鉅觀雕塑的憧憬和激進，讓他藉助鈦金屬雕塑以超越極致的實驗，在今日看來更顯重要，這不僅是一次次破格的挑戰與自我證明，也是他堅定擁抱永恒與未來的唯一選擇——藉一己之手，讓鈦金屬成為傳奇。

一如在蘇拉吉 (Pierre Soulages) 在畫中將「黑上黑」的極度濃黑，化為情感流動、曖曖含光的美學介質；晚年的羅斯柯 (Mark Rothko) 在創作「深色畫」(Dark Painting) 系列時，運用巨幅的黑色與自畫布內部透顯而出的光暈氛圍，營造出宗教

性的觀看體驗。鈦金屬雕塑收斂了觀者的目光，聚焦於作品本身的細節、紋理與敘事之上。

從「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圖騰」到「超越」，自2021至2024年，陳世英第三度於威尼斯舉辦鈦金屬雕塑裝置展。半個世紀以來，他投身創作的心志，虔誠地奉獻給了時間，他的作品足以醞釀各種可能永久的輪廓，實現萬中選一的時空。那如漩渦般有機浮動的雕塑作品形貌，提出開放性的多重詮釋，目的並非向我們演示如何看待世界，而是提醒人們意識到自身是宇宙的一部分。

光透過雕刻所生成的情感對話

陳世英曾聽聞一個有趣的說法：在銀河系中，平均每世紀會出3顆超新星。後來，他了解到，原來人類史上記載的第一顆超新星，是由中國人在東漢時期發現的，那顆超新星在夜空中照耀了8個月之久。於是他用《宇宙新生》這件作品，傳達在創作的世界裡，時間如何被延展，空間如何被擴張，陳世英用3顆寶石代表3顆超新星，陶瓷的亮白與看似柔軟的質感，則展現了超新星不定形且持續變化的狀態——這枚《宇宙新生》戒指於2019年9月成為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館藏，是該館首件中國當代珠寶藝術作品。



威尼斯慈悲聖母院教堂「超越」展場空間 (Photo: Federico Suter)

身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珠寶藝術家，陳世英以珠寶創作聞名於世，而大眾近年來也逐漸了解到他在視覺藝術領域的成就。近半個世紀以來，陳世英潛心於雕刻和雕塑創作，從早期以不透光寶石和透明寶石作為創作材料，從希臘神話、西方童話故事以及民間傳說汲取靈感，到學習西方古典雕塑藝術、深入研習佛教哲學，陳世英發展出了獨特的雕刻和雕塑風格，亦曾首創包括「世英切割」(Wallace Cut)在內的多項技術發明，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2000年代初，經過6個月的禪修後，放棄了所有財產的陳世英缺乏藝術資源，但他對雕塑的熱情未減，促使他使用廉價物料如混凝土、銅和不鏽鋼創作作品，主題圍繞著他對於生命、成長、死亡以及人類奮鬥的詰問。2007年，經過8年研發，陳世英率先將鈦金屬融入珠寶藝術創作之中，近年來更將鈦金屬應用於大型雕塑作品創作，最為可觀的作品量體，高度達11公尺。「因為雕刻創作的機緣巧合，讓我展開了珠寶創作，我發現珠寶的光、顏色、透光與不透光……，對人的認知與記憶所產生的衝擊，觸動人們對觀視作品的嚮往好奇，這些完全是光透過雕刻所生成的情感對話。而後，當達

到物我兩忘的創作境界時，意識帶領我走向探索雕刻的型態。」

鈦金屬的創造與超越

藝境如禪境，無始亦無終，沒有所謂的終極理想，只有永恆的追求。鈦金屬被稱為「太空金屬」，是陳世英長期實驗性創作實踐的媒材與物件。充滿未來主義色彩的鈦金屬，是地球上極為堅硬、耐耗和輕盈的金屬，它的命名源於希臘神話中的泰坦族巨人，根據傳說，泰坦神族的普羅米修斯向人類透露了火的祕密與冶金的技術。「鈦金屬的熔點是1700度的高溫。如何克服大型鈦金屬雕塑的熔合與雕塑技巧，既是挑戰，更是超越。每一分每一秒，起點就是終點，終點就是起點。終點與起點之間的差距，可能是一秒鐘，可能是一分鐘，也可能是十年。」對於多種材料的精研和將材料本身推向極限的慾望，自始至終驅使著陳世英的藝術創作。所有過眼的等待都在須臾之間，而這一切，值得陳世英用一輩子的時光來換取。所幸一次次的破局之舉，讓陳世英在不斷的自我超越當中，尋得了慰藉。「經過長期的實驗，我發現了冶煉鈦金屬的方法，並以鈦金屬創作了大型雕塑。透過鈦金屬雕塑創作，我意識到人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處於釋重與負重的狀態，如同固態與液態的交換。你若問我，在創作過程中我所收穫的是什麼？我想答案會是記憶裡下意識的超越。所謂的「超越」，代表著凌越物質、更加形而上的層次。」

自「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到「圖騰」，再到「超越」，這三個展覽在陳世英的藝術生涯中形成了一個連貫的三部曲，「這是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2021年立志要在威尼斯展出，只因這是我幾十年來一個若遠還近的夢想。但每一次的展覽，都是下一次展覽的基礎，正如每一件作品，都是下一件作品的基礎。這3部曲展覽代表了我對時間、空間和物質的不斷探索和思考。顧名思義，『鈦坦：物質與時空對話』展覽是以鈦金屬和鐵之間的關係，探討了物質與時空之間的對話。『圖騰』展覽則將觀者的身體代入雕塑中，成為物質的一部份，探討人類對自然的崇拜與理解。『超越』則是前兩個展覽的延伸，試圖超越物質與形式的侷限，反思藝術的更高境界。這些展覽也反映了我個人藝術思考的變化，比方說人類與自然、靈性與物質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打破我半個世紀以來對於雕刻、雕塑早已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藝術創造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破我執的過程。『超越』展覽中的作品更加注重靈性與意識的表達，希望觀眾能夠在作品中找到一個超越物質世界的經歷。」

破我執的意念，成了一面探視人間的透鏡，一段充滿暗喻的圖像敘事，跨越不同的維度空間。神秘、深思與默想，是

陳世英鈦金屬雕塑作品的核心本質，他的創作觸動了我內心的感知，一種短暫的解離感受，夾雜著直觀的情感以及本真的智慧，喚起了深藏的記憶，讓人去想像過往的生活、想像隱去的世界，如同在時間跨距中行走，存在著一份隱秘而持續的進化過程。他的作品能為混沌世局帶來寧靜沉澱，不僅讓人感受到巨大的能量氣場，更是一場靈魂的療癒。只因藝術是生命和死亡、喜悅和恐懼、悲劇和喜劇的最終解答，它暗藏玄機，與精神層次接壤，蘊蓄永生的概念。

超越時空界限的寰宇

選擇威尼斯慈悲聖母院教堂 (Santa Maria della Pietà, Venice) 作為展覽空間，無形中也成了陳世英的靈感來源，他分享了策展人詹姆斯·普特南 (James Putnam) 布展規畫的思路：「韋瓦第 (Antonio Lucio Vivaldi) 曾經在這座教堂當了40年的神父，而他一生大多數的音樂傑作都在這段時期完成。當我和詹姆斯看見這座窄長、謙遜的小教堂，我們都產生了一股反璞歸真的想法，於是便將當代的太空金屬懸掛於盡是歷史的小教堂內，在天主教的空間背景下，以佛學為媒介，參悟精神超越的本質。另一方面，音樂是藝術最純高的境界，因為音樂本身就超越了一切形態。策展人也邀請了當代環境音樂大師布莱恩·伊諾 (Brian Eno)，以他的聲境深化展覽的層次，我也同樣賦予展出的4件雕塑冬、春、夏、秋的次序，藉此向韋瓦第的經典作品《四季》致意。」

繞行於「超越」展場空間裡的微妙聲景與光線，具有悠然緩釋的流動感，是勾勒細節的神來之筆，讓超越美的形象毫無矯飾地自然浮顯出來，賦予人們向內觀望和向外探索的途徑。這樣的情境體驗無法以語言、文字記錄，只對應於觀想的當下瞬間。上帝就在細節裡，而細節，能為所有的創作，賦予超越永恆的形式。

「超越」展覽同時也點出了人的意識對世界萬物牽連引動的關係。是意識，將這個世界呈現給我們，也是意識，讓我們自新生起，將世界從虛無中點滴感受、片段砌造。人的意識是價值的創造者，現實是由我們自己創生，也是我們自己出於需要而產出這個盡是符號的宇宙，進而使得所有的觀想，化為撫慰我們心靈的情境與際遇。

當凝神注視陳世英的鈦金屬雕塑作品、著迷於那懸置而停頓的時刻，你會因那時光止步、抽離人世喧囂的真空狀態，油然而生莫大的敬畏之情，驚嘆於在你我眼目之外的界域，當一切在歲月洪流中消費匿跡後，不朽的藝術依舊散發著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內斂光彩，創造出超越時空界限的寰宇。在那一刻，所有的觀者都參與了一段尚未結束的旅程，每個人身上都攜帶著一個行為、一種意義、一部生命史。藉此，陳世英為鈦金屬雕塑裝置打開了新的時空維度，由此探



陳世英作品《宇宙新生》於2019年9月獲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典藏

索光影、視象與生命意識之間的界限，而這些作品的多面性與神秘性，恰恰得以在這教堂中，無限放大其所具備的、與時代對話的強大能量。

對話藝術家陳世英

問：在創作之路上，哪些藝術家或理論曾為你帶來啟發？

答：我是在1973年從事傳統中國雕刻出身的，中國傳統文化於我自然是根深柢固。但我的創作態度是，不論東方、西方，無論來自何方，只要是有益創作的，我都會擁抱。我享受思想的刺激，遠古和未來的碰撞、不同文化之間的衝擊，都是創意的養分。舉個例子來說，10多年前，我做過一件作品，靈感之一是中國戰國時期的獸面紋、鳳凰，同一時間，這件作品也受到梵谷《星夜》的啟發。

有一段時間，我將自己的作品拿給西方人看，西方人說是東方的，拿給東方人看，東方人說是西方的。每個人都需要某程度上的身份認同吧，而我也曾經因為找不到自己身份的定位，而覺得迷失、不知所措。但是，我慢慢覺得，我創作的目標，就是讓作品超越所有文化、國度和時代的侷限，成



陳世英與其專利發明「世英切割」

為世界大同的載體、宇宙共通的語言。所以，我會用切割祖母綠的方法去切割翡翠，也會用科學研究當中極為普遍的太空金屬去呈現冥想狀態的雕塑形象。因為我相信，文化基因的交換，能夠激發更為強大的創造力。

傑克梅第、達利、亨利·摩爾、康丁斯基等，都是我所敬仰的藝術家。「超越」展覽開幕首日，策展人詹姆斯·普特南竟然帶了亨利·摩爾的孫子前來觀展。對我而言，那感覺彷彿時空交錯一樣，因為正是我30多年前在香港尖沙咀看到的一場亨利·摩爾展覽，讓我對紀念碑式的大型雕塑創作有了幻想和嚮往。

問：在你的雕塑裝置與珠寶作品之間，彼此有何相同與差異？兩者又共享著怎樣的精神？裝置的物質性如何擴展抽象的表達？

答：我相信跨知識領域的實踐有益於思考，不同的創作像一個自我補充的生態系統，懂得互相輸養。一個創作人，他懂得的媒介、知識、文化和技術愈多，可供創作發揮的自由度就愈大。

珠寶創作講求寶石學、光學、色彩學、結構、冶金、人體工學、文化認知等等，就珠寶而言，工藝也是不可或缺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我的雕塑混合了各種雕刻手法，也有「世英切割的影子，但雕塑是由概念主導的，工藝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會是目的。

將大型雕塑與珠寶加以比較，可以說是從微觀走進宏觀。其實我從1973年成為雕刻學徒以來，雕塑、雕塑的創作從來

沒有停下來。我覺得創造力是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共通的，而創作人也不應該只限於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或是媒介。當然珠寶牽涉到寶石，以及寶石學、寶石切割、鑲嵌等等，我在創作大型雕塑的時候，一來，我用到了本來投入了8年時間為珠寶進行研究的鈦金屬，將鈦金屬可塑性的思索，放到大型雕塑這個命題之上。二來，我對雕刻、雕塑的所有經驗，包括陰雕、陽雕、世英切割等等，都成為了我與物質和時間對話的方法。

問：請分享具有超越與突破意義的作品。

答：「世英切割」是我人生當中最大的一個轉捩點，因為是它讓我知道了創造力的無限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大到足以改變所有。我在1987年，經歷了兩年半的時間，才發明了「世英切割」，這並沒有令我一舉成名，也沒有讓我擺脫窮困，但卻讓我像是脫胎換骨一般，意識到只要心、意、念合一，天下間無事不難，但凡事可能。自此，我對創作有了堅定不移的信念。

超越本身是我的一個長期習慣，這都是從自身出發的，我總是想辦法要超越時間、空間、物質。這次展覽中，第一件雕塑看似是一個駭人的骷髏，但事實上是一張張平靜的人臉；第四件雕塑是一朵盛放的鬱金香，但在花莖上是一個個扭曲的面容。在恐懼中求平靜，在美好中悟掙扎，這就是超越，是精神上的，甚至與肉體無關。

對話策展人詹姆斯·普特南

問：請你談談對於陳世英作品的第一印象，以及基於在威尼斯的三度策展，你如何為他的作品賦予時代性？

答：陳世英在威尼斯舉辦的三個展覽都很不一樣。我們在疫情之後才開始見面合作。我一直對當代和古代的連結很感興趣——而這是我所有規畫的起點。我曾在大英博物館工作過一段很長的時間，1999至2003年間於大英博物館擔任策展人，發起了當代藝術和文化計畫。我在大英博物館典藏的古代雕塑裡看到了與陳世英作品的一些相似之處，關於其超越時間的「永恆性」，所以我對於與他的合作相當期待。關於永

恆，我一直喜歡巨大的史詩型的雕塑，我在跨越時空尺度的兩端，看到了一些相似之處、一種力量，陳世英的作品令我印象深刻。他使用鈦金屬作為媒材，我從未見過這樣大型的鈦金屬雕塑，我對此很感興趣。就我的合作經驗而言，他很願意接受我的一些想法。如何定義展覽主題？如何發展策展概念？我們討論了這些問題的最佳策略。我很喜歡單一字詞的策展主題，因為無需大量資訊即易於解釋。

問：你曾在大英博物館工作，在歷史文物和考古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請談談你將當代藝術融入博物館的經驗。

答：這很有趣，我在大英博物館埃及館部門工作了大概10年。早在1994年，我就舉辦了一場大型展覽，把當代藝術帶進了博物館，在埃及人和現代人之間產生了某種對話。所以我對此愈來愈感興趣。1999年，我在大英博物館成立了當代藝術部門，邀請藝術家們對於藏品做出回應。有時是表演，有時只是舉辦講座和其他活動。當時有許多知名的藝術家都參與了一系列的計畫，來到大英博物館談論他們的創作非常重要，比如藝術家崔西·艾敏（Tracy Emin）、馬克·奎恩（Marc Quinn）等，當時他們的作品還不像現在那麼成熟。回想起來，當時的做法實際上是相當激進的，畢竟大英博物館這樣的古典博物館和當代藝術博物館是非常不同的。

當我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建立起對話，會彼此激勵。學齡的孩子經常前往博物館學習，但他們18歲時，會認為博物館是非常無聊的地方。但如果你加入了一些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它又會變得很酷。較為年長的人喜歡去博物館，即使他們不了解當代藝術，但當他們在博物館的展覽背景下觀看當代藝術時，卻會感到相當熟悉而更容易進入學習的狀態。讓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進入博物館，讓年輕人和老年人都能有所收穫，是一件好事。

問：除了雕塑創作，陳世英也是工藝美學和珠寶藝術大師，他在微觀但充滿細節的圖景中創作，當中蘊藏著小中見大的世界觀。其作品最珍貴之處何在？

答：陳世英作品的特別之處在於超越性，其物質性很吸引人，相當受到材料能量的啟發。一方面，你所看到的是非常物質的，但他談論的是觀念上、非物質的東西。我們稱之為外部景觀，和內在領域——關於超越和冥想，以及不可見的形而上的東西。

問：你認為陳世英的雕塑作品在時代性的表述上，具有怎樣的意義？

答：我認為這些作品超越了潮流或時尚。不同於許多的藝術家，他非常本能且深具意識地使用鈦金屬這種材料，讓作品產生了不朽的意義。

問：從「人類世」談起，到今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處處都是外人」，「超越」這個展覽是否與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主題建立了對話？

答：當然。雖然這是一個與雙年展同期展開的平行展，但實質意義在於，這確實符合我對於「人類世」的看法。人類正在毀滅地球，我們生活在一個大量製造塑膠、毀滅一切的世界裡。但鈦金屬不是這樣的材料，它是一種永續的材料。如果你仔細觀看「超越」展出的第一件雕塑，它包含了所有的衝突元素，所有的戰爭、所有的破壞，它會引導你進入積極思考的面向，因為陳世英的作品最終會導引出「消極的積極」這樣的意涵。你可以在鈦金屬雕塑中看到凸面和凹面的反轉，花的新生與輪迴，便是從非常消極的形象轉變為非常積極的象徵。

問：聲音和音景（Soundscape）是本次展覽的新元素，作為策展人，你認為音景對本次展覽有何重要意義？

答：顯而易見，當今的藝術展覽發展出一股稱之為「沉浸」的趨勢，每個人都在談論沉浸式展覽。我認為從展覽來討論「音景」可以有兩個面向。當音樂被調得大聲的時候，你可以聽到更多的聲音，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增強雕塑的感官效果，雕塑會隨著聲音而變得生動起來。這是一種聯覺，因為聲音也會帶給你一幅畫面。布萊恩·伊諾的音樂是基於「氛圍音樂」的觀念，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播放的音樂。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當你離開展場的時候，布萊恩·伊諾的音樂仍會縈繞在你的耳畔與腦海。在上一屆威尼斯雙年展時我們舉辦的「圖騰」大展中，也有聲音元素，是由音樂家阿利斯泰爾·史密斯（Alistair Smith）所創作的——他是聲音療愈領域的專家，持續進行聲音療愈品質方面的相關研究，特別是針對低分貝聲音的實際療愈效果。

在威尼斯雙年展期間，不只是遊客，所有的藝術愛好者都被視覺圖像所轟炸。在陳世英的「超越」展場空間裡，你可以獲得怡人的平靜和舒適感受。我們並未提供過量的文字資訊，你只要毫無拘束地進場感受整體空間的氛圍，冥想，讓思緒展開一段自適的旅行。🌀



陳世英2022年於威尼斯Fondaco Marcello舉辦「圖騰」展覽（Photo Giacomo Coscia）